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人的義務

(下)

瑪志尼著

唐肇黃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人 的 義 務

(下)

瑪 志 尼 著
唐 肇 黃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務義的人

The Duty of Man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朱

原著者

Joseph Mazzini

譯述者

唐 肇 黃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湯隆人)

* D五二二四

第七章 對你自己的義務

緒論

我同你們說過：「你們有生活；因此你們有個生活的法則……發展你們自己，照生活法則動作，照這個法則生活是你們第一的，不是你們唯一的義務」。我告訴過你們，上天賜給你兩個發現你們生活法則的工具；就是你自己的良心，和人類的良心（人們的公同信仰）。我告訴過你，凡是

你問你的良心，發現它的警告同歷史傳給你的那個人類的大警告相和合的時候，你就可以斷定你抓到不滅的並不變的真理了。

現在你們很難好好地請教於人類由歷史表示給你們的大警告；你們缺少真正好的通俗書，並且你們沒有時間。但是，那些人，才力與小心最能够代表最近半世紀內歷史的研究和關乎人類

的科學的，曾經由這種警告演繹出我們生活法則的某些特性來。他們發現：人根本是合羣的，並且是可以教育的；因為只有，並且只能有一個上天，所以也只能有一個法則適用於個人和全人類；這個法則的基本的普遍的特性就是進步。這個道理，在今日是無法反駁的，因為人類知識無論是那一科的，都是證實這個道理。你們對你自己的一切義務，並你們的一切權利，都是由這個真理引伸出來。你們的一切權利，總結起來，只是一個權利，就是要絕對不受箝制，並在某限度內受幫助。這兩條件之下履行你的義務。

你們是自由的，並且你們自己覺得是自由的。有種壞哲學要把什麼命運論代表人的良心；一切這種哲學的詭辯也不能夠把兩個表明人有自由的見證壓得沈默下去。這兩個強力無比的見證就是悔罪與殉義。由梭格拉第（Socrates）到耶穌（Jesus），由耶穌以至今為國家而死的人，這些身殉信仰的人都反對那個卑鄙的命運論，他們大聲疾呼對你們說：「我們也愛生命；我們也愛那些使我們覺得生命可愛並苦求我們退讓的人；我們心裏的個個衝動都高聲喊叫我們活下去！但是為拯救將來的人，我寧願死掉。」由該隱（Cain）（譯註）到現在卑鄙的奸細，一切賣他們同

胞的人，一切走邪路的人，個個在他靈魂的深處都覺得自訟、不安，覺得有個聲音譴責他說，「你爲什麼避棄善路不走呢？」

你們是自由的，所以你們是應負責的。你們有了這個道德上的自由，纔有對於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纔有爲自己爭得政治自由並使它不受侵犯的義務，以及別人的不應該限制你們這種自由的義務。

你們是可以教育的。你們個個都有若干的材能——理智的能力和道德的傾向——這些，只有教育能殼賦予它生命與活動；沒有教育，這些一定會老是無結果，老是怠惰不動，或是只是一閃地出現，不能殼有循序的發展。

教育是性靈的糧食。就像肉體的有機的生命沒有營養就不能生長、不能發展一樣，道德的理智的生命也要有外界的力量纔能够完全發展、完全表現，並且一定要吸收至少別人的觀念、感情和志向的一部分。個人的生命像植物一般，每種有它自己的生活、有它的特性，但都是在一塊公同

（譯者註）

該隱謀害他的胞弟亞伯的故事，見舊約創世紀第四章。

的土壤長出來，受着一切生命所共含的元素的營養。個人是人類的一枝芽，他的力量是靠着人類的力量滋養並補充的。教育就是把全人類進步的結果直接或間接地傳給個人；上頭所說的滋養補充就是教育的工作。所以，不特因為教育是你們生命的必需，並且因為它是你們與現在全人類並一切在你們之先活過——思想並行為過——的人的一種聖潔的感通（communion）所以你們一定要儘量替你們自己求到教育；這一種道德的理智的教育應該包括並培養一切上天賦給你們去發育的能力，並且應該造成並維持你們個人生命和人類全體生命中間的聯鎖。

並且，上天因為要使得這種教育工作快些成功，要使你們個人的生命和全體的共同生命（和人類的生命）聯結更穩定些，更密切些，他把你們造成了根本是合羣性的生類。下等生物，無論那一種都能够無須與自然以外（物質界的元素以外）的東西交感而自個兒活着；但你們是不能的。你們步步都需要你們的同胞；假如不用他們的工作幫助你們自己，那末，就是生活上最簡單的需要也不能夠滿足。你們雖是結合起來比一切其他生物都優勝，但孤立時力，候量還比許多動物低下，並且薄弱，不能發展，不能有完滿的生存。你們心裏的一切高尚的志氣，如愛國，以及其他

比較不那麼高尚的志願，如要尊榮、要別人的稱讚等等，都是指明你們有天生的把自己生命與四圍千萬人的生命聯合爲一的傾向。這樣說，你們是天生要結合（association）的。結合能把你們的力量增加百倍；把別人的觀念弄成自己的觀念，把別人的進步變成自己的進步；並且結合由於感情以及漸漸深切的覺得人類一體的感想，能把你們提高、改進並聖潔化。你們與你們同胞的結合越廣博、越密切、越兼容並包，你們在個人進步的途徑也越前進。

除了由人全體聯合作，生活的法則不能夠完全實現的。並且在歷史上，每一次大進步，每一次對那個法則發現一部分，都先有人類結合的相當推廣，許多民族與民族中間的更大的接觸。當初期基督徒反抗當時異教的哲學（承認有兩種人，一種主人，一種奴隸的哲學）而宣揚世界上只有一種人的時候，羅馬民族已經在歐洲的一切民族中間飄揚他們的軍旗了。在羅馬教皇權（雖則在今日有許多弊害，在組織的那幾世紀內總是有益的）沒有宣言「精神的權力高於世間權力」之先，我們所謂蠻人（the barbarians）的南侵已經使日耳曼民族與拉丁民族劇烈地接觸了。民族國家這個概念現在搖動全歐洲，並且一定要得到勝利的；在種族自由這個觀念還沒有

產生民族國家這個概念以前，法國革命的戰爭，並隨後的大帝國的戰爭，已經把從前與歐洲其餘部分隔絕的斯拉夫（Slav）民族喚醒而激引他活動了。

最後，你們是進步的生類。

進步這個名詞，古人不知道的，從今以後，要成為人類的神聖名詞了。這個名詞含着整個的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的變化。

古代奉從前東方以及希臘、羅馬的宗教的人相信有運命，相信有偶然，相信有一個神祕不可解的威力，任意擺佈人事，忽而創造，忽而毀壞，人不能夠了解，增進或催促他的活動的。他們相信人沒有在世上建立任何經久長存的东西的力量。他們相信一個民族也要永遠順着世上個人所走的循環走；民族也是先興起，以後漸漸強盛，再後就要漸漸衰老，最後總是要滅亡，這是不可改移的。他們只有那麼一點的觀念，那麼一點的事實，除了他們自己國家（往往除了自己城市）以外不知道什麼歷史，認人類只是一大堆的人，沒有特別的生活、特別的法則，他們只是由個人類推得到對於人類全體的概念。這種理論的結果，就是傾向於承認現狀，不肯費力去改變它，也不希望改變。

它。當時的人，在時勢已經造成共和制政府的地方，就是共和國民；在行專制政體的地方，他們就是恭順的奴隸，不想進步。但是，他們見到一切地方的人類，無論是在共和政府或專制政體之下，總是分成階級的，或像印度分成四級，或像希臘分成自由國民與奴隸兩級，就承認四級的分別，或相信有兩種不同的人；就是希臘的上智柏拉圖（Plato）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也相信這樣兩分法。在這種人之中，要想把你們階級解放出來是不可能的。

那些根據耶穌的話創立一個優於古代東方和希臘、羅馬的一切信仰的宗教的人模模糊糊地見到進步這個名詞所含的神聖觀念，但他們並沒有領悟這個觀念。他們了解人類是一體的，生活法則是一致的，人是可以漸近完善的；但是，他們對於天賦與人去完成這種工作的能力，以及一定要遵行纔可以成功的方法都沒有了解。他們也只是從個人的觀念引伸出生活的法則；他們還不知道人類是一個整體。他們放棄古人的盲目的運命，把天意代替它；但是他們只是認天意爲個人的護衛，不是認它爲人類法則的護法。他們覺得他們所設想的「人可以漸近完善」這個理想很高大，而同時覺得個人的生命短促可憐——這種心境使他們感到在這兩個中間，在天與人中

間要有居間的媒介。因為他們沒想到整個人類，所以他們就仰仗一種神聖的化身降世；他們主張人只有相信這個化身纔可以得到救度、得到力量、得到天恩。

他們沒想到上天由人類整體給與人的啓示是陸續的，而相信有個直接的一次的啓示，在一定的時期由上天的特恩而賜與人類的。他們見到在天的方面把人們聯結起來的鏈鎖，但沒見到，在人類整體的方面把人們聯結起來的鏈鎖。在不覺得這一代人影響別一代人的方式的人看來，一代一代的接續下去是很不重要的事情；因此他們就一向不留意這種代代的繼承，想法把由世界由關係人類全體的事物隔離，結果，他們把這個大地扔給現在的當道，只把這大地叫做贖罪的住所，把這個大地認做與天國對立的東西；他們以為人一定要由神恩與信仰纔能夠升到天國；假如沒有這兩件，人要永遠被摒於天國之外的。他們因為以為啓示是直接的並只在一定時期一次賜給人的，所以就斷定這個啓示一點不能再增加，並且保管這個啓示的機關是萬不會錯的。他們忘記了耶穌在那個嚴肅的時節，對於將來得個偉大的先見的時候，曾經說過：「我有很多話要告訴你們，但是你們現在不能夠聽見。然而，在他，真理的神，來到了的時候，他一定會引導你們到一

切真理；因為他不說自己，但無論他聽到什麼，他就說什麼」。（原註）這些話預先指示進步這個觀念，並且預先指出真理是由人類全體做媒介而陸續地啓示出來的；復興的羅馬將來獻給意大利的公式就是印在它的共和式法令的前面的「天與人民」這幾個字——這個公式的根據就在於耶穌這幾句話。但是，從前抱着中世紀的信仰的人不能了解這個道理。爲的是，那時候時期還沒有成熟。

繼希臘、羅馬的異教而起的教義整個是建築在剛纔所指出的基礎上面。你們在這世界上的解放不能根據這些基礎，這是顯而易見的。

耶穌說了上文所引的那些話，過了一千三百年，有個人，一個意大利人，最偉大的意大利人，發表了如下的道理：「上天是只有一個的，宇宙就是上天的思想；因此，宇宙也是只有一個的。一切物類都是起源於上天。一切物類，按創造它的目的說，都多少帶有神聖的性質。人是萬物中最高貴的。上天把自己的性質賦與人，比賦與其他物類多些。一切源於上天的物類都漸趨漸近於它所能達

（原註）
約翰福音第十六章

到的完善狀態。人趨近完善的力量是無限的。人類只是一個。上天並沒有創造無用之物；並且因爲只有一個人類，一切人一定只有一個目的，只有一種由全體合作的事業。因此，人類一定要和衷共濟，期於一切分佈於人間的智力可以在思想界行爲界儘量發展。所以，全人類實在有個公共的宗教」。

表現這些思想的人，他的名字叫丹提（Dante）。到意大利恢復自由並統一的時候，意大利的個個城市，都應該替他建立銅像，因爲這些思想含着「將來教」（Religion of the Future）的萌芽。他把這些思想寫在論君政（De Monarchia）和宴會（Il Convito）這兩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書裏頭；這些書不容易了解，現在就是自命學者的人也忽視它。然而，這些觀念，一經種在知識界裏頭，始終不會死的。別人縱使忘了它的來源，也會收到它的結果的。人稱讚橡樹，但誰記得長出橡樹的橡子呢？

丹提播散的種子已經結了果了。這個種子時時有些大智培養它，到了十八世紀末年，就發展起來了。以進步爲生活法則這個觀念，得到人家接受發展，得到歷史的證明，得到科學的徵實，變成

了將來時代的旗號了。在今日，沒有一個認真的思想家不把這個觀念作爲他工作的樞紐。

現在我們知道生活的法則就是進步：個人的進步、人類的進步。人類在世上履行這個法則；個人在世上和其他地方履行這個法則。只有一個上天；只有一個法則。自有生人以來，人類總是漸漸地，但不得不然地，履行這個法則。真理從來不會整個出現，不會一下子完全披露。啓示是陸續的，一時代只是現出真理的一個斷片，現出法則的一個「字」。這種字個個都是把追求完善的人生改變，並且就是一種信心、一種宗教。所以，在宗教觀念的發展這方面的進步是未可量的；先後的信仰，把這個觀念永遠發揮、永遠淨潔，總有一天，會像廟裏的許多柱子一樣，合攏建成人類的全神堂，成爲這個世界的唯一的大宗教。那些蒙天之福具有天才和過人的美德的人都是這個宗教的使徒；人民，人類的集合體，就做了這個宗教的解釋者，接受這個真理的啓示，一代一代地傳下去，把它應用於人生的各部分各方面，使它見於實行。

人類就像一個活了許久許久而總是繼續學習的人。因此，人民，或是當道，沒有總不會錯的，也不能總不會錯；世間沒有一個保管並解釋天則的特權階級，也不能有這種階級；除了人類以外，天

與人中間不需要任何居間人，也不能有這種需要。上天替人類預定一種進步教育的方案，並且把進步的良能種在人人的心上。也同時賦與人以實現進步所需的材力。個人是一個自由而應負責的生類，他善用或糟蹋這些材力，這要看他是遵循義務的路程，或是讓利己主義盲目地誘引他。他能够阻滯或催促他自己的進步；但天意不是任何種人力所能够打消的。人類的教育一定要完成，所以，從前蠻人的南侵好像把文明生活整個破壞了，然而卻有一個新的文化出來，比舊文化更好，並且傳播到更大的地域；少數個人行了暴政，自由立刻就發展得更快。

進步這個法則一定要在這個世界上實現，像在別處實現一樣。塵世和天國是沒有衝突的；以爲我們能够蔑視上天的作品，蔑視他賜給我們的住宅，把它放棄給無論怎麼壞的常道；放棄給罪惡、利己主義，和暴政的勢力去擺佈，而沒有愆過，這就是褻瀆上天的行爲。這個世界不是個贖罪的地方；是讓我們在這裏求實現人人性靈裏所具有的真理與公道的理想的地方；我們只有用我們的工作頌揚在人類內的上天，並努力儘量實現天意纔能够達到完善——這個世界就是達到那種完善的階梯。我們人人都要受裁判，或是判定我們順完善的階梯上進，或是判定我們仍舊循着

我們已經走了毫無結果或走了真犯罪孽的路程走——這都靠着我們對我們同胞做了多少好事，曾經幫助了別人得到多少進步。和世上其餘人的結合弄到越密切、越廣大，就是增加我們力量的法子，就是履行我們義務的場面，就是從行為上實得進步的途徑。我們一定要把整個人類弄成一個家庭——這個家庭中人人為利益別人起見都應該實現道德律的。並且，就像人類的完善是一期一期、一代一代繼續努力而實現的一樣，個人的完美也是一世一世陸續做到的，快慢要看我們自己的努力。

「將來教」一定由進步這個名詞出來；上文所說是這個名詞所包的真理的某些部分。只有由這個名詞，你們纔可以得到解放。

第八章 自由

你們生活着。你們的生活不是由偶然來的，偶然這個名詞沒有任何意義，不過造出來，把它表示人對於有些事物不知道罷了。你們的生活由上天來；由這個生活的進步上可以看到其中有個慧巧的設計。所以你們的生活一定有個目的、有個用意。

我們所以生存的最後目的，我們現在是不知道的；並且不能不這樣；但我們沒有理由要不承認這件事。嬰兒會知道他從家庭、國家、人類這些方面一定要歸向的目的嗎？然而這種目的是有的，並且我們在看見到他的目的。人類是上天的嬰兒；天知道人類一定要向着發展的目的。人類只是在現在纔了解進步是他本身的法則；人類只是纔對於他周圍的宇宙有一點還不很明確的了解，並且大半的人因為粗蠻、做奴隸，或是完全無教育的原故，還是不能夠研究這個法則和這個宇宙——一定先研究這個法則這個宇宙纔能夠了解我們自己。住在我們小小的歐洲的人只有